

育人

三部曲

B · A · 苏霍姆林斯基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毕淑芝 赵 玮
唐其慈 王义高 译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目 录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前言

“快乐学校”

校长	[7]
第一年——考察孩子	[17]
我的学生们的家长	[18]
蓝天下的学校	[29]
我们的“幻想角”	[44]
大自然——健康的源泉	[50]
每个孩子都是画家	[55]
爱护生物和美	[58]
我们去劳动世界的“旅行”	[64]
我们欣赏大自然的音乐	[66]
冬季的活动和欢乐	[77]
第一届云雀节	[80]
我们怎样学习读和写	[81]
我的孩子，你生活在人们中间	[91]
我们的集体——和睦的家庭	[98]
我们在“健康乐园”里的生活	[100]
第一学年前夕的一些想法	[101]

儿童时代

什么是小学	[106]
-------	---------

健康，健康，再健康	[110]
学习——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119]
300 页《大自然的书》	[135]
从物的世界到社会：东西从哪里来？	[152]
活的习题集中的 1000 道题	[154]
我们的环球“旅行”	[163]
什么是帝国主义	[170]
让孩子体验脑力劳动的欢乐和取得学习成绩的欢乐	[172]
“童话室”	[187]
我们的“奇异海岛”——童话续编	[197]
歌曲为孩子们展现了美的世界	[201]
书和儿童的精神生活	[207]
本族语言	[215]
我们的“美丽角”	[237]
在生活理想的源头	[239]
心里要有共产党	[247]
活着就要天天关心人	[249]
充满崇高情感的劳动	[259]
少年列宁主义者，你们是祖国未来的主人	[279]
孩子们加入少年列宁主义者的组织	[292]
要像列宁那样斗争和胜利	[294]
“勇敢无畏者”小队	[298]
我们和夏天告别	[305]

前 言

亲爱的读者、同行们——教师、教养员、校长们！

这部著作是多年学校工作经验的总结，是沉思、焦虑、担忧和不安心情的总结！

在一所农村学校身不离校地工作 32 年，这对我是无与伦比的幸福。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孩子们，所以考虑很久之后给这本书题名叫《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我认为，我是有权这样做的。我很想给教师们，不论是现在在校任教的，还是继我们之后将要来校工作的，讲讲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有整整十年，即从一个我们教师通常称之为一无所知的“小懵懂”进校起，到他（她）成长为青年从校长手中接过中学毕业证书，即将走上独立的劳动生活道路的庄严时刻止的十年。这个时期是一个树人的时期，而对教师来讲，则是他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爱孩子。

敬爱的读者，或许您对书中的某些东西不会同意，有些东西可能会使您感到奇怪、诧异。我要预先忠告您：切不可把这本书当作施教于儿童、少年和青年的万能参考书来看待。用教育学术语来讲，书中阐述的是课外教育工作（或者说，狭义概念的教育工作）。我没有把讲课及学习科学基础知识过程的全部教学细节列入本书课题。如用表达细腻的人际关系的语言来讲，本书阐述的是教师的心灵。我力图要说明的是：如何把幼小的人带进认识

现实环境世界中去，如何帮助他学习，减轻他的脑力劳动，如何在他心灵中激发并确立高尚情操，如何培育人的尊严感、对人的善良本质的信念、对苏维埃祖国土地的无限热爱，如何在幼童聪慧的头脑和敏感的心灵中播下忠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第一批种子。

您现在拿到的这本书是阐述低年级教育工作的。换句话说，是阐述儿童世界的。而童年，儿童世界则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儿童有他们自己的善恶和荣辱观念及人的尊严观念；他们有自己的审美标准，甚至有自己的时间尺度：童年时代，一天犹如一年，而一年则是无限长的。我一向认为，要进入童年这个神秘之宫，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个孩子。只有这样，孩子们才不会把您当成一个偶然闯入他们那个童话世界之门的人，当成一个守卫这个世界的看守人，一个对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的看守人。

我想对书的内容和书中所谈经验的性质再作一点说明。小学教育——这首先是一名教师的创造性劳动。因此我有意识地不去写教师集体和家长们的劳动。如果把这一切都写进书里，篇幅就会大大膨胀。在谈童年的书中，不可能不涉及孩子生活在其中的家庭和他们的父母。个别家庭的状况很沉闷，有时会使人感到压抑，卫国战争之后尤其如此。某些家长无论如何也无法在子女面前以身作则。对此我不能避而不谈。如果不对家庭环境作出全面、真实的介绍，那么整个教育工作的方针就不好理解了。我坚信教育的巨大威力，坚信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及其他杰出教育家之所信。

“快乐学校”



校 长

我任教十年之后被任命为帕夫雷什中学校长。在我头十年的教育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教育学信念就在这里形成。我企望我的信念能见诸活生生的创造性事业之中。

我越是力图把自己的信念化为实践，就越发清楚地看到，对教学教育工作的领导——这就是要把学校思想和组织工作任务的实施同个人在工作中的身体力行恰当地予以结合。如若教师们能通过校长的工作，把他看成是具有高度教育学修养的、向孩子们直接施教者的榜样，他作为教育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将会是无可估量的。

教育——这首先是教师跟孩子精神上的经常交流。伟大的俄罗斯教育家 К. Д. 乌申斯基把校长称为学校的主要教育者。然而，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发挥主要教育者的作用呢？

通过教师去教育孩子，充当教师的教师，教授教育工作的科学和艺术——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学校多方面领导工作的一个方面。如果主要教育者只是教别人怎样教育而不直接接触孩子，他就不再是一个教育者了。

头几周校长工作的事实就已证实，如果我跟孩子们没有共同的兴趣、喜好和追求，那么我那通向孩子心灵的通道将会永远堵

死。我作为校长若不直接对孩子施加教育影响，就会失去一个施教者最重要的品质——感受孩子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当时我非常羡慕那些班主任，因为他们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时而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时而准备带学生去树林、去河边，或带他们去田间劳动。孩子们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远足旅行日子的到来，那时候他们将架锅做饭，下河摸鱼，在野外露天夜宿，凝视满天星斗的闪烁。而校长则如同一个局外人。他不得不只是做做组织工作，提提建议，说说不足之处并加以纠正，鼓励好事和制止坏事。当然，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对自己的工作总感到不满足。

我认识很多积极参与教育工作的好校长，如契尔卡斯州斯梅良斯中学校长 Г. П. 米哈伊连科、基洛夫格勒州波格丹诺夫中学校长 И. Г. 特卡琴科、亚历山大第十三中学校长 И. А. 舍甫琴科、戈梅利州克尔米扬斯克寄宿学校校长 М. А. 德米特里耶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第八八年制学校校长 Л. Н. 希里亚耶娃、基辅第十四寄宿学校校长 А. Г. 卡利尼切娃，等等。他们都是名符其实的教育能手。他们讲的课堪为教师的楷模。他们积极参加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的生活和各种活动。无论教师、班主任还是少先队辅导员，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东西。不过我觉得，教育技艺的最高层次——学校校长直接而且长期地参与学生的一个基层集体的生活，这个信念现在变得越发坚定了。我总想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跟他们同欢乐共忧患，亲密无间，这种亲昵感乃是教育者创造性劳动中的一大幸福。我曾时时试图参与某个儿童集体的生活：同孩子们一起去劳动或到家乡各地去远足，去参观旅游，帮助他们享受到一些不可多得的欢乐，缺少了这种欢乐就难以想象能有完满的教育。

然而，不论是我还是孩子们，都感到这种关系中有某种不自然的东西。使我感到不安的是那种人为的教育局面：孩子们总忘不了我只是一时同他们在一起。只有当教师在共同活动中长期做

孩子们的朋友、志同道合者和同志时，才会产生真正的精神上的一致性。我感到，我之所以需要这种一致性并不仅仅是为了取得创造性劳动的快慰，而是也为了教我的同事们掌握施教的科学和艺术。跟孩子们进行经常的、生动活泼的直接交往，这是思想的源泉，是教育开发的源泉，是产生喜悦、忧虑和失望的源头。我们的劳动中缺少了这些，就不能想象会有什么创造。我的结论是：主要教育者应当是一个不大的儿童集体的教育者，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同志。这一信念是建立在我来帕夫雷什学校工作之前就已形成的那些教育观念的基础之上的。

在我任教最初的几年间我就已认清，真正的学校并不仅仅是儿童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场所。学习，是儿童精神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领域。我越是仔细观察我们惯常所说的教学教育过程，就越发确信：真正的学校，那是儿童集体的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它以多种多样的志趣和爱好把施教者与受教者联系在一起。一个只是在讲课时隔着讲台跟学生会面的人是不会了解儿童心灵的；而不了解儿童，就不可能成为教育者。对这样的人来讲，孩子们的思想、情感和意愿都是不可捉摸的。教师的一座讲台有时会变成一堵高墙石壁，教师在墙壁后面向他的学生“敌人”发动进攻。但更多的情况则是讲台变成被包围的堡垒，“敌人”围攻它，而躲藏在里面的“指挥官”则感到手足无措。

令人痛心地看着，只因师生之间没有任何精神纽带的维系，孩子的心灵对教师严密封闭着，致使那些虽然精通本门科目的教师，其施教也会变为一场残酷的斗争。个别学校中师生之间存在令人无法容忍的不正常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相互间的不信任和猜疑：教师往往感受不到孩子隐秘的内心活动，不能同孩子们休戚与共，没有竭力从思想上把自己置身于孩子的地位。

杰出的波兰教育家亚努什·科尔恰克在一封信里提到，必须提高到孩子的精神世界上来，而不是去俯就它。这是一种很精细

的想法，我们当教师的应当深入到它的实质中去。一个真正的教师既不能把孩子理想化，妄加一些美妙的特性于他，但也不能不考虑到孩子对世界的感知、对周围现实的情绪反应和精神反应具有他独特的鲜明性、细腻性和天真性。亚努什·科尔恰克发出的要提高到孩子的精神境界上来的呼吁，应当理解为要极其精细地理解和感受儿童的智慧和心灵对世界的认识。

我坚信确实有那么一些精神品质，一个人缺少了它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者，而其中首要的就是深入儿童精神世界的本领。只有那些始终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孩子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教师。许多教师（孩子，特别是少年把他们称为“面包干”）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忘记了：学生——这首先是正在进入认识世界、创造世界，进入人际关系的世界的活生生的人。

教育中没有对人孤立起作用的零散的东西。上课是学生认识世界过程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孩子们怎样认识世界，他们形成什么样的信念，决定着他们精神生活的整个体系。但是认识世界并非只是掌握知识。许多教师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只是凭成绩和分数来衡量和评价孩子的精神世界，根据孩子学不学功课把他们分为两类。

然而，如果说一位片面理解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的教师，其处境不妙的话，那么对一位把自己的使命仅仅归结为监督教师们的工作，及时下达“一般指示”和作些准与不准决定的校长该作何评述呢？他的处境则更加不妙。这种角色使我感到苦恼。使我苦恼的是，往往当你来到学生中时，他们却正和自己的老师在一起专注于某件事，你跟他们说话，他们却没有察觉你：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都沉浸在他们丰满的精神活动之中，他们有自己的秘密。学校需要这样的校长吗？不，不需要。革命前学校里形成的那套领导方式方法——当时的校长实质上是凌驾于教师之上的督学，是一个行政长官，职责就是监督教师，监视他是否正确讲

授大纲，有无越轨或不当之处——而今这已是不合时宜的旧时代的残余。

教育是最艰巨的工作，现代学校领导工作的实质就在于，要让教师在这项工作中亲眼看到那些体现先进教育思想的好经验，是如何形成、成熟和得到肯定的。而这种经验的创造者，其所作为堪为其他教师榜样的人，就应当充任学校校长。我们如今的学校如没有这样一位最优秀的教育者——校长，则是不可想象的。教育——这首先是人学。不了解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他的思维、兴趣、爱好、才能、禀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如同医院的主治医师没有自己的患者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一样，一个校长如没有自己的学生就无法领导教师。所谓自己的，意思是指：他要从孩子进校之初直至取得中学毕业证书止，一直跟着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直接关注他的智力、道德、审美能力、情趣和体质的发展，同他有着共同的精神情趣，并向他传授自己的精神财富。

学校的中心人物是谁？校长应当在教育过程的哪个领域成为其他教师的榜样？学校的主要人物乃是儿童基层集体，即班集体的教师。他既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教师，又是孩子的朋友，又是他们多方面精神生活的导师。教学，这只是称作教育（广义的）的这朵花朵上的一片花瓣而已。教育没有主要与次要之分，如同在构成美丽花朵的诸多花瓣之中没有主要花瓣一样。教育中一切都是主要的——不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对儿童多方面兴趣的发展，或集体内学生间的相互关系，都是主要的。

我当了六年校长之后成为班集体的教师。我要说明一下：这并非是校长与学生进行精神上直接接触的唯一途径，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对于我是最适宜的方式。我把直接充当儿童集体教育者的工作看成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长期实验。

在转而讲述若干年来做了些什么和如何做之前，我还要讲讲

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工作内容和方针的另一条重要原则。童年岁月、学龄前和学龄初期年龄在人的个性形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伟大的作家和教育家列夫·托尔斯泰十分正确地断定，孩子自出生到5岁的这段年龄期内，在他的智慧、情感、意志和性格诸方面从周围世界中所摄取的，要比他从5岁到一生终了所摄取的多许多倍。苏维埃教育家马卡连柯也阐述过同样的意思，人到5岁时成为什么样的人，将来也就是那样一个人。

具有非凡美德的亚努什·科尔恰克在他的《当我返老还童之时》一书中写道，谁都不知道，当学生看着黑板时所得到的的是否比当那不可抗拒的力量（即驱使向日葵随之转动的太阳的那股力量）促使他窥视窗外时所得到的更多。此时此刻，什么对他更有益，更重要，是压缩在教室黑板上的逻辑世界，还是游荡在窗玻璃之外的那个世界？不要去强制人的灵魂，要去细心关注每个孩子的自然发展规律，关注他的特性、意向和需求。

那本波兰文灰皮书中的这些话使我终生难忘。当我在战后不久得知科尔恰克的英雄事迹之后，他的话语就成为铭记终生的遗训。亚努什·科尔恰克曾任犹太人聚居区孤儿院教养员。希特勒分子决定用焚尸炉惨害这些不幸的孩子。他们命亚努什·科尔恰克作出抉择：或者抛弃孩子们而保全性命，或者和孩子们同归于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盖世太保对他讲：“戈尔德施米特先生，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好医生，你没有必要进焚尸炉。”亚努什·科尔恰克回答说：“我决不拿良心作交易。”于是英雄同孩子一起就义，并不忘安慰他们，竭力使那些幼小心灵不为临死前的惊恐所折磨。亚努什·科尔恰克的生平，他那高洁完美品德所铸成的伟大功绩给了我极大的激励。我懂得了：要成为孩子们真正的教育者，就要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他们。

乌申斯基写道：“我们可能深深地爱一个和自己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而觉察不出这种情感，直至某件不幸事件发生时才会使

这深切恋情得以显示。如果不是某一特定情况，例如因长期阔别而引发对祖国的留恋之情，那么一个人可能终生都不会发现自己热爱祖国之情的深切。”当我长时间见不到孩子们、感受不到他们的欢乐与苦恼时，就想起这些话语。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愈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对孩子的依恋之情——这是教育修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但是如果说对感情按 K.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说法“不能下命令”的话，那么培养教师、教养员的情感则是高度教育修养的实质所在。

教师跟孩子没有精神上的经常交流，彼此在思想、情感和感受上不相互渗透，就不能想象会有情感与教育修养血肉相联的修养。培养教师情感的最主要的源泉，这就是教师在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里不仅作为一位教导者，而且也作为一个朋友和同志，同孩子们结下的多方面的情感联系。如果教师只在课堂上跟学生见面，而学生也只在教室里感受教师的影响的话，就不能想象有情感联系。

当然，不能把“压缩在黑板上的世界”同“动荡在窗玻璃外的世界”对立起来。尤其不能在思想上认为，义务教育是对人的心灵的强制，教室的黑板是对儿童自由的压制，而窗外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

在来帕夫雷什学校任职以前的年月中，我一再深切地认识到低年级教师在孩子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对孩子来说应当是一个与生母一般亲昵可爱的人。学生对教师的信赖，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孩子在教师身上所看到的人道的典范，这些都是基本的，同时也是最复杂、最明智的教育规则，教师掌握了它们就能成为真正的精神导师。教育者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就是人性，就是对孩子们的深沉的爱，父母亲的亲昵温存同睿智的严厉和严格要求相结合的那种爱。

童年是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它不是对未来生活的准备时期，

而是真正的、光彩夺目的一段独特的、不可再现的生活。今天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他的童年如何度过，童年时期由谁携手带路，周围世界的哪些东西进入了他的头脑和心灵。人的性格、思维、语言都在学龄前和学龄初期形成。很可能，孩子从书本、从教科书、从课堂上吸收的一切之所以被吸收，恰恰是由于书本以外周围还有一个世界，小儿从出生直到他能自己开卷阅读，就是在这个世界里迈着不轻松的步伐走过来的。

人的智慧和心灵，对构成共产主义道德基础的那些可贵品质（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为祖国的幸福、强大昌盛而献身的精神，对祖国敌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的漫长的认识过程，就是从童年时代开始的。

33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早、中、晚各学龄期儿童以及成人的词汇。我面前出现一幅令人惊讶的图景。一个出身于普通集体农庄庄员家庭的7岁孩子（父母受过中等教育，家里有三四百本藏书）在入学时已经能理解和感受本族语言的3 000~3 500个词的情感色彩，其中1 500多个词已成为他的积极词汇。而一个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45~50岁的工人、农庄庄员，则可理解和感受本族语言的5 000~5 500个词的情感色彩，其中成为他的积极词汇的词却只有2 000~2 500个。这一事实具体地说明，童年岁月在人的一生中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坚信学龄前期和学龄初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丝毫也不否定在较晚的年月中进行再教育的可能性。苏维埃教育家马卡连柯以他的实践出色地证明了再教育的巨大威力。但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依然是幼年。正确的教育途径并不在于纠正在童年早期阶段所造成的错误，而在于不犯那些错误，在于事先防止进行再教育的必要性。

在我任校长期间，我痛心地看着，有时由于教师把教育看成